

## 現代文豪

### 南方壺

前交通大學校長張俊彥先生被提名考試院院長，在審查過程中，風波不斷，淚水不停。最後以一位金融集團的總裁白文正自殺，而張俊彥也退選作收場，真有夠慘烈。這個結局，足供欲從政的學者三思而後行。學而優者，可不要以為則仕，便有如水到渠成。孔子的話不能盡信，今日政壇，與孔子的時代，已大不相同了。險路勿近 (No Country for Old Men)，這部今年奧斯卡的大片，被提名多項，包括最佳影片，及最佳導演等。就算你尚未看過，光由片名就夠令人警惕了。要知小白兔還身手矯捷，一看局勢不妙能快速抽身。年輕就是本錢，捲土重來尚容易。而老白兔，即使聰明如沈富雄者，在叢林邊就已左支右絀，不得不黯然神傷的打道回府，何況等而下之的老白兔？身為老白兔，就要切記 No country for old men，遠離叢林才是上策。如沈富雄所說，這樣才能多活幾年。

張俊彥事件，還引發社會大眾，對大學與企業界之來往，該如何拿捏的討論。近年來，各大學的 EMBA 班，如雨後春筍般的設立，美其名為培養高階管理人才，但那來那麼多高階？這其中有不少講白了就是在進行學位的買賣。18 分進大學，令人擔心大學品質。但有錢者，就直接進研究所了。而且你唸的只是 MBA（管理碩士），他卻是唸高階 MBA。

心在南方

他們不必在意教科書版本的問題，他們那煩惱論文做不出？他們知道只要“多元”，就易入學，就等著畢業。各大學待這些一學分一萬多元的上賓，真是以客為尊。其他像是募款、產學合作計畫，以及名譽博士的頒發等，都如政治獻金，的確有很多令人擔憂之處。操作起來，常有如在走鋼索。學術的最後一絲尊嚴，不知能守到何時。曾在網路上看到下述笑話。

有人參觀某大學校園，看到一棟嶄新的海明威大會堂 (Hemingway Hall)。這位海明威迷說，“看到以 Ernest Hemingway 命名的建築，真令人高興。”導覽說“這其實是以 Joshua Hemingway 命名的，兩人沒有關係。”“那他也是一位作家嗎？”這位文學的愛好者問。“也算啦！事實上，他寫了一張支票，”導覽回答。

在西方對名人常只稱姓。如牛頓、高斯等，都只是姓。大文豪歐奈斯特·米勒·海明威 (Ernest Miller Hemingway, 1899-1961)，曾以“老人與海” (The Old Man and the Sea, 1952) 得到 1954 年的諾貝爾文學獎。1984 年，我初到依山傍水的中山大學任教，三十兒未立（當時女兒尚不到兩個月）的我，陶醉在那海天一色的風光，以為會在那兒待到退休，以為年紀大時會常在海邊漫步。想著想著，一幅老人與海的景象彷彿就在眼前。只是歲月雖造就出老人，我却於 2000 年離開中山。往事後期空記省，如今老人與海只能在書架上看到了。海明威其他著名的作品

尚有“妾似朝陽又照君”(The Sun Also Rises, 1926), 戰地春夢 (A Farewell to Arms, 1929), 及戰地鐘聲 (For Whom the Bell Tolls, 1940) 等, 有好幾部還被拍成電影。但在各大學“求財若渴”的今日, 再怎麼著作震古爍今, 文起八代之衰, 也都比不上一張薄薄的支票。你會在台灣大學看到傅園及傅鐘(紀念 1949-1950 年間擔任校長的傅斯年), 在清華大學看到梅園(紀念 1931-1948 及 1956-1962 年間擔任校長的梅貽琦), 但這樣的作法已難見到了。今日大學校園裡的建築及庭園等, 以人命名的, 大約都屬於能簽支票的另類作家。(97.07.09)